

清·李瀚章 编纂
清·李鸿章 校勘

第七卷

曾国藩全集

中国致公出版社

謝·李國章 監製

胡·李國章 校對

第 1 卷

曾國藩全集

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

曾国藩全集

(家 书)

清·李瀚章 编纂

清·李鸿章 校勘

(第七卷)

中国致公出版社

咸丰十年

正月初四日

澄侯、沅甫两弟左右：

除夕接两弟腊月十二家书并纪泽儿一禀，欣悉家中四宅平安。惟叔父病未全愈，至以为念。

沅弟移居后，新屋气象闻尚宏敞，不知居之俱适意否？凡屋有取直光者，有取斜光者，有取反光者。闻新屋极高而天井不甚阔，则所取皆直光矣。未、申以后，内室尚不黑暗否？装修及制器皿二事殊不易易，颇有头绪否？余在此望沅弟来甚切，而恐弟应办之事皆未办妥，未敢遽催也。

前敌多、鲍、蒋三军自腊月二十二大战后，贼于二十四、六等日包围鲍营，二十七日遂长围鲍营，层层包裹。霆左营四面皆合，水米文报不通。幸顿定心窝子，坚守几日，二十九日贼解围，少退五里以外。除日多都护另派精选前营扎于霆左营之垒，而令霆左弁勇暂入鲍之中军休息数日。从此前敌应稍安稳矣。

余自去冬以来癖疾大发，目蒙异常，而工课及应办之事未甚间断。今新年军事紧急，少为将息，除公事外不敢多作一事也。纪泽儿所论八分不合古义。至欲来营省觐，余亦思一见。沅弟来时可带纪泽来，展谒一次，住营一月，专人送归。牧云坠马，右手尚未全愈。季弟在界牌石一切平安，余日日与之通信。兹将季信付回内季寄余信四件，季寄家信四件。顾问近好。

兄国藩手草

正月十四日辰刻

澄侯、沅甫两弟左右：

初五日得沅弟及纪泽信，知澄弟有永丰等处之行。又欣闻叔父大人身体平安，从此当日臻康胜矣。

此间军事，余于除夕、元旦添派护军长胜军及湖口调来之平江营赴太湖城外，抽出唐义渠之训营赴前敌小池駟等处。初六日甫到，一面修垒，一面出队打仗，破贼垒二座，少顷败回。训营新垒三座被贼攻陷，军械帐篷全失。由是贼氛愈炽，日夜围攻鲍营。鲍部三千五百人，伤亡千余，只能守墙，不能出打。

每遇贼偶松一隅时，即出队挑水运柴，少顷复来合围。军士不眠者多，不食者亦常有之。十一日胡中丞所派之金逸亭、余会亭军从潜山山内打出，攻贼之背，大获胜仗，杀贼三千。是夜小池駟之贼分一半去御金军，从此鲍军庆再生矣。方围鲍极急时，余派宿松之吉中二营、吉左营、太湖之湘前强中营、湘后二营去新仓小池等处助打行仗，以求鲍军。十三早甫经成行，后即闻金、余捷音，计大局应可安稳耳。

余自去腊下半月夜常不寐。胡帅与我相距二百六十里，每日通信一二次不等，除初派鲍军扎小池，余意见不合力争数次外，其余事事相合。季弟在太湖亦日日通信。癯疾比去冬略好，惟目光眇昏，日甚一日。云仙出使山东，竟被僧王参劾，闻部议降级留任，尚无大碍，今春必南旋矣。即问日好。

兄国藩手草

正月二十四日

澄侯、沅甫两弟左右：

二十一日接两弟手书并纪泽一禀。沅弟信中有分关田单，一

一读悉。我于家中毫无补益而得此厚产，亦惟学早三爹频称“多多谢”而已。余敬澄弟八杯酒，曰：劳苦最多，好心好报。又敬沅弟八杯酒，曰：才大心细，家之功臣。都要吃个满斟硬刮。祖考妣改葬事竟能于去冬办到，何其神速也！余贺澄弟迁居，亦系御赐福字一个、红缎对一付、挂屏二付、桌椅全堂自营中带回之件，且俟二月与送沅弟之件一并专人送回。叔父大人病已渐愈否？正月四日寄回之辽东参曾试服否？

此间军事如常。十三日自宿松派张胜禄、张光明、朱宽义，十五日自太湖派朱、唐等四营赴前敌助战至今十日，尚未开仗。山内金、余二军十九日开仗。金因雨雪先收，余军小挫。目下贼以全力上趋，官军三万余人似尚不足制贼，实深焦灼。季弟于二十二日太湖城下开仗，尚属平安，来信寄阅。余已屡信属弟不轻出队矣。余俟续布，顺问近好。

兄国藩顿首误手草

正月二十八日

澄侯、沅甫两弟左右：

二十六日王恒风到，接沅弟十二日信，知家中大小平安。惟叔父大人病无起色，实深焦灼。沅弟信中又有病妻二字，不知九弟妇近日有何不适？

此间军事，多都护于二十五日出队诱贼，业已破贼二垒。贼以大队猛扑，多部败退。贼追十里，唐、蒋各部齐出接应，鲍亦猛进，多亦回杀，贼遂大败，凶悍者伤亡二三千人。二十六日我军乘胜进攻，五军出满队，凡万八千人。排列而进，破贼垒六十余里。垒内火药甚多，草棚甚密，火球所着，登时轰发。狂风旋转，巨火烛天。

山谷之间，人马仓卒难逃，多被烧死，牲粮衣物，一炬焦土。杀贼亦实有三四千人，仅有三垒未破。四眼狗于是夜出讲道理，趁势

逃去，三垒亦逃。太湖县之贼亦逃，即将城池克复。此次大捷，实足寒逆胆而快人心。沅弟虽不在营，而中军义字两营二十六日连破贼垒，亦极有功。季弟在太湖克复一城，志亦少纾。特此飞告，俾沅弟放心。

目下不必遽思回营，一则叔父病尚未痊，老宅之事须沅妥为料理；一则九弟妇体气不旺，新大夫第之事亦须有二三个月粗立纪纲。待三月二十八拨正祖考妣新坟之后沅弟四月初来营可也。纪泽可于二月中旬晋省，待贺岳母生日后再归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

二月初四日

字谕纪泽儿：

接尔元夕禀，知叔父大人病极沉重。余未在家，尔宜常至白玉堂服侍汤药，勤敬二字断不可忽。若在老宅而有倦色有肆容，则与不去无异。余往年在外多愧悔之端，近两年补救不少。至在家亦有可愧悔者，儿为我补救可也。澄叔分居上腰里，应用粗细器皿须由下腰里分去。尔禀母亲雇工陆续送去。尔至长沙看贺岳母，须待叔祖病减乃去，禀商澄、沅两叔父遵行。

涤生手示

二月初四日

澄侯、沅甫两弟左右：

三十日接元夕家信：澄、沅各一件，纪泽一件，得知一切。叔父病势沉重，不知服辽东参得少减否？往年岱云、温甫均以服辽参而愈，皆余经手事也。叔父以忧郁致疾，远游在外，实增焦灼。

此间军事，自二十六捷后，太湖、潜山相继克复。现在多公

请假一月，鲍公请假四月，唐公请假一月，皆以疲劳太甚之故；鲍则求回蜀省亲也。诸军皆须休息，余亦不敢令朱、李独进。

余昨寄家庙图不另起前进，盖取其气疏宕之故。陈作梅极善看地，余请其二月至家。过路堂先茔拨字向时，或请作梅一定来。嘉湾家庙及新大夫第皆求作梅看。作梅有道之士，深于《易经》，医理亦精。若叔父病势缠绵，作梅或可为力。沅弟不遽来营，尽可放心料理家事。即问近好。

兄国藩手草

二月初八日

澄侯、沅甫两弟左右：

初五日接来信，痛悉叔父大人于十九日戌刻弃世，哀痛曷极！自八年十一月闻温弟之耗，叔父即说话不圆，已虞其以忧伤生。叔父生平外面虽处顺境，而暗中却极郁抑，思之伤心。应复各事，条列如左：

一、余请陈作梅先生赴湘乡看地，请阳牧云陪之。二月中旬自宿松起行，三月初可至家。叔父葬地如已寻地，可候作梅来定葬期，或在三月之杪，或闰三月可也。

一、叔生平最好体面，此次一切从丰，两弟自有权衡。六十四人大龕、诰封亭二事必不可少。丧札以哀为主，丧次以肃静为主。丁未年于此二者未能讲求，至今愧恨，望两弟留意。

一、余于闻叔讣之第二日进公馆设位成服，拟素食七日，素服十四日，仍行撤灵入营。季弟拟请假回籍，余信嘱其来宿松灵前行礼，早来迟来现尚未定。

一、沅弟言及朱惟堂一事。此人余不深知，但闻尧阶与季高赞之，人树、凯章亦颇称之。余屡札朱南桂、惟堂来，而至今杳然，未接沅弟信之前三日尚办一札去也，此后决不再札矣。尧阶又荐朱

贤来，云可当营官，则欺我之言耳。近来细看尧阶之言多不可信。往岁余托尧觅父母葬地，其后全不留心。此人虽系至亲，似宜疏而不宜密。

一、沅弟言新大夫第不敢再求惬意，自是知足之言，但湿气一层不可不详察。若湿气太重，人或受之则易伤脾。凡屋高而天井小者，风难入，日亦难入，必须设法祛散湿气，乃不生病。至嘱至嘱。余俟作梅兄赴湘详布。顺问近好。

二月十四日

澄、沅两弟左右：

初八日专人送信回家，是夕季弟来宿松，兄弟鬯叙五日，十三日季回太湖。此间日内吊客不少，十九满十四天之期，即拟撤去灵位。陈作梅先生待天晴起程入湘中一行，看毕诸地，尚须至益阳胡润帅家一行。闻润帅另有函告沅弟矣。

太湖报仗摺并列三衔，由官帅处拜发，润帅主稿送去。润帅事事推功让人，其公虚良不可及。

王孝凤所刻温弟哀辞，刻工及拓手俱佳，兹寄回十分。较之林君碑则刻工好，较之先严墓志则拓手好也。沅弟字秀劲可爱，以后更当日日临习，千万莫间断。即问近好。

兄国藩手草

二月二十四日

澄侯、沅甫两弟左右：

二十日接初二日信：澄弟一件、沅弟一件并文稿地图等件、纪泽一件。二十二日又接沅弟初九之信。具悉一切。

此间日内尚未进兵，已札饬各军拔营，札稿抄阅。季弟之恒字

二营，吾与润公皆不欲其来太湖。弟于正月六日勉强自来，幸遇机缘，太湖克复，同奏肤功。兹湘恒营同围安庆，余亦不甚放心，而季弟自觉甚有把握，故遂令之同行。既已立营，则不能不望其少立功绩也。

自此间克复潜、太二邑，袁午帅克复凤阳，翁中丞大破炉桥，皖北军事大有起色。不料皖南徽、宁二府连陷六州县，浙江亦失去三县，杭省及湖州府危急之至。罗中丞奏请余率楚军往援，即使奉旨允准，亦缓不济急矣。金陵大营正在十分得手之际，而南则有浙江之变，北则清江浦失守。一波未平，一波复起，殊深焦灼。

陈作梅与牧云以十八日起行旋湘，盛四亦归。余前思办红缎对为两弟贺伙[仪]，后访查红缎极不上墨，乃改为冷金箋对。赠澄弟云：“俭以养廉，誉洽乡党；直而能忍，庆流子孙。”赠沅弟云：“人孝出忠，光大门第；亲师取友，教育后昆。”各件均交盛四带归。对在长沙裱，想三月下旬乃可到也。余在公馆设灵穿孝十四日，于二十日撤位脱素服，仍回营盘。外间来祭幛四十余幛，少迟再专人送归。其金字已尽行拆去，一则恐路远难搬，二则恐已出殡也。

起先大夫祠堂，如牌坊，如诰封亭，皆须就地势为之。余意诰封亭系乡间俗样，尽可不必；牌坊则系官样。余前日所画槽门样子，即与牌坊相近。京城凡大庙中间有照壁，两头皆有木牌坊。南中文庙及贡院之“天开文运”，亦用木牌坊。

先大夫庙之槽门，即用木牌坊式可也。但各处木牌坊上不盖瓦，下不装板。此既作庙头门，则上当盖瓦，下当装板。总而言之，一正两横一牌坊槽门而已。

至各处起屋之法，皆先立柱起架子，待上屋瓦盖毕之后，乃砌砖墙。各柱嵌于墙砖之中。屋之稳不稳，全在架子，不与砖墙相涉。先大夫庙若用此法，则须大柱子十八根，而庙外四面落檐之廊柱尚不在此十八根之内又须十四根。如此，则须料甚多，吾乡恐办不出，且恐木匠不能做。

若用吾乡旧法，概以砖墙为主，不用架子，则省料极多而木匠亦易于交卷，望两弟悉心裁酌。修昭忠祠及东皋书院祠之正栋，亦不外先大夫庙式，五扛间而四面落檐，即极大方矣。所争者，亦在全用架子与否耳。应否由余下札，俟弟到营后再行面商。

白玉堂之事与季弟日日熟商，实难得一妥人认真照料。沅弟祭文情文极挚，亦苦无人专管事耳。即问近佳。

兄国藩手草

二月二十四日

字谕纪泽儿：

二十日接二月二日来禀并祭文稿。文尚条畅，惟意义太少。叔祖之德全未称道，亦非体制，词藻亦太寒俭。尔现看《文选》，宜略抄典故藻汇，分类抄记，以为馈贫之粮。《文选》前数本系汉人之赋，极难领会，后半则易看矣。余所见友朋中，无能知汉赋之意味者。

尔不能记忆，亦由于不知其意味。此刻不必求记，将来若能识得意味，自可渐记一二。余向来记性极坏，近老年反略好些，由于识得意味也。时文亦不必苦心孤旨[诣]去作，但常常作文。心常用则活，不用则窒；常用则细，不用则粗。

江忠烈之太夫人，余将寄银一百、幛一悬，写兄弟四人名，家中不必另致情。江太夫人大事，岷樵曾赙银二百，余收一百。先大夫大事，达川曾赙银五十，余收二十也。

余前允尔来营省觐。兹因陈作梅来吾乡看地，须尔在家中陪款，恐作梅先生未到湘时，沅叔业已先出，尔须等候作梅先生，在家住二十余日，再送陈至省展谒贺岳母，小住即仍归去。闻儿妇或有梦熊之喜。尔于下半年再请来营省觐可也。此嘱。

涤生手示

三月初四日

澄侯、沅甫两位老弟左右：

二十四日专彭芳四等送信后，久不接弟信，不知正月二十四、二十八两次发去之信何以尚无回信？希庵于二十四日到英山胡帅营，初一由英山来宿松。太湖各营本拟拔进安庆，因连日风雨阴寒，尚未起行。安庆之贼，积米至五万三千余石，将来围剿，不易为力。

叔父大人之丧，余拟作墓志，日内尚未成，俟下次带回。兹先带回祭幛二十四个、换联九付、绸彩三匹。外银贰百两，备出殡时犒赏夫役之用。京城士大夫家丧事出殡：在城，则用六十四人大轎，或三十二人；出城则换小扛。叔父出殡，初出时须用六十四人轎，走一半里换蛇车可也，祈酌之。余详日记，即问近好。

三月十四日

澄、沅两弟左右：

三月初七接澄弟二月十三日信，初八日由曾云集等接澄、沅信，又由周运斌等接沅弟及纪泽信，初九由季洪处寄到沅弟及纪泽信，初十由蔡迎五接沅弟信，得悉一切。

此间一切如常。余身体小有不适，日内不能作事。希庵来此住八日。太湖各营十四拔营，将进安庆。浙江危急万分，并有二十七日失守之信，兹将张筱浦两次摺稿抄阅，恐谕旨仍是命我赴浙。若省城已失，大局过烂，则挽回为难耳。

沅弟办毕叔父葬事，望速行来营与我共商大局。或添募一二营，或不添，均由沅自酌办理。澄弟之病，由于性过急躁，总望静养将息，千万之嘱。即问近好。

兄国藩手草

三月十九日

澄侯、沅甫两弟左右：

三月十八日接二月二十五日沅弟一信，得悉四宅平安。

此间自初十日闻浙江被围之信，十三日闻失守之信，寸心焦灼，全军为之警扰。一则恐有援浙之行；二则大局一坏，一木难支。所谓一马之奔无一毛而不动，一舟之覆无一物而不沉也。兹幸于十八日接张筱浦先生来信，杭城于三月三日克复，欣慰无极。特专人驰告家中，亦以慰陈作梅将母之怀。前有信嘱沅弟来营，或酌募一二营带来，兹浙事既已平定，此间即不必再添营头。沅弟信中意于今冬谋为蝉蛻之计，尤可不必再行添募。盖凡勇皆服原募之人，不甚服接带之人，多一营头，则蝉蛻时多一番纠结也。

澄弟三月十一日果移居否？寄云赠沅弟四物，少荃寄《经籍纂诂》，统俟弟来营再交。即问近好。

兄国藩手草

三月二十四日

澄侯、沅甫两弟左右：

二十二日接初七日所发家信，内澄弟一件、沅弟一件、纪泽一件！知叔父大人已于三月二日安厝马公塘，两弟于家中两代各位老人养病送死之事，皆备极诚敬，将来必食报于子孙。闻马公塘山势平衍，可决其无水蚁凶灾，尤以为慰。澄弟服补剂而大愈，甚幸甚幸！两参、鹿茸虽享福稍早，而体气本弱，亦属无可如何。吾生平颇讲求惜福二字之义，近来亦补药不断，且菜蔬亦比往年较奢。

自愧享用太过，然亦体气太弱，不得不尔。胡润帅、李希庵常服辽参，则其享受更有过于余者。澄弟平日太劳伤精，锁呐伤气，

多酒伤脾。以后戒此三事，而常服补剂，自可日就痊可。丽参、鹿茸服毕后，余可再寄，不可间断，亦不可过多，每早服二钱可也。

家中后辈子弟个个体弱，锁呐、吃酒二事须早早戒之，不可开此风气。学射最足保养，起早尤千金妙方、长寿金丹也。

纪泽今年耽搁太多，此次宜静坐两个月。《汉魏六朝百三名家》，京中带回一部，江西带回一部，可付一部来营。纪鸿《通鉴》讲至何处？并问。即候日好。

兄国藩手草

再，抚州绅士刻余所书《拟岘台记》，共刷来八分，兹寄五分回家。澄弟一分，沅弟一分，纪泽一分，外二分送家中各位先生。暂不能遍送也。

闰三月初四日

澄侯、沅甫两弟左右：

闰月一日彭芳四来，接两弟信并纪泽一禀，具悉一切。澄弟移寓新居，闻光彩焕发，有王相气象，至慰至慰。沅弟新屋前闻不甚光明，近日长夫来者皆云极好。吾两对所祝者，将来必如愿矣。祭叔父文亦斐亹可诵，四字句本不易作，沅弟深于情者，故句法虽弱而韵尚长也。余办木器送澄弟，即请澄自为妥办，女家之钱已交盛四带归。即仿七年之例，由县城办就，至家中再漆可也。

此间自浙江克复，人心大定。太湖各营于二十四五日拔营，宿松吉中、吉左四营于二十六日拔营，均至石牌取齐，初五日将进围安庆。朱惟堂一营初二日至江边，距宿松仅七十里矣。营中一切平安，余身体亦好。惟餉项暂亏，若四川不速平，日亏一日，必穷窘耳。

澄弟之病日好，大慰大慰。此后总以戒酒为第一义。起早亦养身之法，且系保家之道，从来起早之人，无不寿高者。吾近有二

事效法祖父，一曰起早，二曰勤洗脚，似于身体大有裨益。望澄弟于戒酒之外，添此二事。至嘱至嘱。顺问近好。

兄国藩手草

闰三月初四日

字谕纪泽：

初一日接尔十六日禀，澄叔已移寓新居，则黄金堂老宅，尔为一家之主矣。昔吾祖星冈公最讲求治家之法，第一起早，第二打扫洁净，第三诚修祭祀，第四善待亲族邻里。凡亲族邻里来家，无不恭敬款接，有急必周济之，有讼必排解之，有喜必庆贺之，有疾必问，有丧必吊。此四事之外，于读书、种菜等事尤为刻刻留心，故余近写家信，常常提及书、蔬、鱼、猪四端者，盖祖父相传之家法也。

尔现读书无暇，此八事，纵不能一一亲自经理，而不可不识得此意，请朱运四先生细心经理，八者缺一不可。其诚修祭祀一端，则必须尔母随时留心。凡器皿第一等好者留作祭祀之用，饮食第一等好者亦备祭祀之需。凡人家不讲究祭祀，纵然兴旺，亦不久长。至要至要。

尔所论看《文选》之法不为未见。吾观汉魏文人，有二端最不可及：一曰训诂精确；二曰声调铿锵。《说文》训诂之学，自中唐以后人多不讲，宋以后说经尤不明故训，及至我朝巨儒始通小学。段茂堂、王怀祖两家，遂精研乎古人文字声音之本，乃知《文选》中古赋所用之字，无不典雅精当。尔若能熟读段、王两家之书，则知眼前常见之字，凡唐宋文人误用者，惟《六经》不误，《文选》中汉赋亦不误也。即以尔禀中所论《三都赋》言之，如“蔚若相如，皤若君平”，以一蔚字该括相如之文章，以一皤字该括君平之道德，此虽不尽关乎训诂，亦足见其下字之不苟

矣。至声调之铿锵，如“开高轩以临山，列绮窗而瞰江”，“碧出萋宏之血，乌〔鸟〕生杜宇之魂”，“洗兵海岛，刷马江洲”，“数军实乎桂林之苑，殄戎旅乎落星之楼”等句，音响节奏，皆后世所不能及。尔看《文选》，能从此二者用心，则渐有入理处矣。

作梅先生想已到家，尔宜恭敬款接。沅叔既已来营，则无人陪往益阳，闻胡宅专人至吾乡迎接，即请作梅独去可也。尔舅父牧云先生身体不甚耐劳，即请其无庸来营。吾此次无信，尔先致吾意，下次再行寄信。此嘱。

闰三月十四日

澄侯、沅甫两弟左右：

闰月十三接二十七日家书，得悉一切。沅弟既与作梅兄意见相合，则家中寻地之事可留梅公多住一二月，以必得为期。过路塘、新安冲之地，余亦不甚惬意，是以酬庸之典迟迟未办。改葬本非好事，然既已屡改，则必求惬意而后止。倘沅弟业已起行，则澄弟与纪泽必坚留作梅先生寻觅一二处。至要至要。余非欲求地以徼富贵者，惟作梅以三千里外至吾乡，千难万难，不可错过。渠在吾乡，余于营中每月按送薪水，家中只须礼貌恭敬，不必另赠银钱。

澄弟所跋对联甚为妥叶，服补药虽多，仍当常常静坐，不可日日外出，两脚流星不落地。一则保养身体，二则教训子侄。至嘱至嘱。此间至今未得进兵，实为迟滞。

近希庵至多公处，与之鬯谈，针芥契合，相得益彰，大约数日后即可移营进逼桐城与怀宁矣。浙江克复后，皖南又大震动。河南捻匪上窜，陕西及樊城戒严。四眼狗近赴全椒，思解金陵之围。

余身体平安。癖疾皆在腿以下，本是空闲地方，任其骚扰可

也。即问近好。

闰三月二十四日

澄侯四弟左右：

十八日接初三日家信，知五宅清吉，老屋事亦渐就妥叶，至以为慰。作梅大赞台洲先茔之佳，游子闻之，实深欣抃。过路塘茔作梅不甚许可，不知另寻得地否？想此时已游南岳，不在吾乡矣。

此间各营于十九日自石牌拔营，二十一日至高桥，距集贤关七里，距安庆二十二里，一切平安。惟湖北餉项甚绌，四五月极难张罗。袁星使甲三处则更绌，正、二、三月仅每月发银一两四钱耳。左季高、李次青均二三日内可至敝处。沅弟计亦已抵汉口，本月或可到营。

纪泽所作之文诗等，可按每次夫役信回带营。无论或文或赋，或论或诗等，总须按三八课期作一篇。不作则虚字中多有不通者，又不免常写白字。甲五须请先生讲鉴，俾之略晓古事。至要至要。

余目光未愈，已是老油靴了，余尚平安足慰。顺问近好。

兄国藩手草

闰三月二十九日

澄侯四弟左右：

二十七日刘得四来，接弟十三日信，欣悉各宅平安。〈沅弟〉是日申刻到，又得详问一切，敬知叔父临终毫无抑郁之情，至为慰念。

余与沅弟论治家之道，一切以星冈公为法，大约有八个字诀。其四字即上年所称书、蔬、鱼、猪也，又四字则曰早、扫、考、宝。早者，起早也；扫者，扫屋也；考者，祖先祭祀，敬奉显考、王考、曾祖考，言考而妣可该也；宝者，亲族邻里，时时周旋，贺喜吊丧，问疾济